



# 遊 龜 山

(秦 腔)

馬 健 翱 改 编

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 游龟山

(秦腔)

马健翎 改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游龟山

(秦腔)

马健翎 改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4325 字数 47,000

1979年5月第1版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600

统一书号：10094·187 定价：0.16元

## 出 版 说 明

这个剧本陕西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五三年出版，一九六二年改为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又改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简单的几句说明

“游龟山”又名“蝴蝶杯”，有的地方分前后两本演出，前本叫“游龟山”，后本叫“蝴蝶杯”。有的地方两本合演，总名叫“蝴蝶杯”。这是一个古典剧本，结构很严密，艺术性很强。前半本富有反霸与争持正义的意义，后半本的结果是和强权妥协合夥了。这次为了参加全国观摩演出，经众人讨论，提出许多意见，坚定将前半本（即“游龟山”）改编一下，可以作为主要剧目，后半本问题较多，须经缜密研究，再动手改编。

我们在改编这个剧本的时候，竭力保存了原剧本的基本精神与优点，尽量要使人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游龟山”。同时也消除了一些毒素，修改了其中一部分属于宿命论的迷信地方，如渔夫渔女夜梦不祥，预兆遭难等；修改了其中一部分淫荡与庸俗的地方，如“藏舟”一场，田玉川与胡凤莲本是患难相逢、命运相关、互相敬爱、发生爱情，原剧有些地方写的有点只着重于男女好象单为彼此生的美好，从色情出发而发生爱情，这不但是低级的而且是不近情理的。至于过去有的地方剧，在演出形象上，简直是眉来眼去吊膀子胡闹，那更是要不得的。再就是“献杯”一场中，田云山的老婆对田玉川与胡凤莲在“藏舟”时的推断，那种不合情理近乎庸俗的地方，也修改了一些。此外还把原剧中语言过多重複的地方与过分强调“皇家”、“大明”等口气也纠正了一

些。最后收场时，没有让渔女拜董威（布政使）为干父，因为那样做法，一来不合情理，二来硬把劳动人民处理成攀高结贵，改变了阶级的本质，大家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这个剧本，是经过预演后，大家开会讨论并派专人到各处吸收意见，才动笔修改的，所以应当肯定说，这是一个集体创作，我自己只是执笔的人而已。

虽然经过修改，但一定还存在着缺点，甚至于还会有修改不当之处，要请观者、演者、读者多加指正。

马健翎

一九五二年九月于西安

## 场 次

山 鱼 架 父 行 衡 舟 杯 审  
游 打 打 哭 橫 搜 藏 獻 會

场 场 场 场 场 场 场 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剧中人

扮演者

川	山	人	彦	莲	林	宽	人	良	威	公	廉	郎	明	军	军	丁	卫	翁	套	卒
玉	云	夫		凤		世	夫	子		锡	大		将							
田	田	田	胡	胡	卢	卢	卢	郝	董	徐	姚	家	田	唐	中	四	四	四	四	四

简称甲、  
乙、丙、丁

## 第一场 游 山

〔田玉川上。〕

田玉川 (引)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坐)

(诗) 庭前多栽栖凤竹，池塘常养化龙鱼；

要知古今中外事，必须读尽五车书。

学生田玉川，父名云山，两榜进士，与明为臣，官居湖广江夏知县。学生既读诗书，又习拳棒，学就了文武全才。(看) 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去到龟山游玩一回。田明。

〔田明上。〕

田 明 有。

田玉川 老爷若问，就说游学未归。

田 明 是。(下)

田玉川 正是：到处留心皆学问，游山玩水爽精神。

(唱慢留)

我这里出门来龟山游玩，

东边看西边望慢步向前。

青的山绿的水风景一片，

游一游散一散快乐心间。(下)

## 第二场 打 鱼

〔胡彦、胡凤莲上。

胡彦 (拉船)

(唱二六)

父女们孤零零愁眉不展，  
家贫穷每日里打鱼吃穿。  
这几日只觉得身体困倦，  
为日月我还得打鱼一番。 (留)

胡凤莲 (唱二六)

遭不幸我的母早把命断，  
丢了下父和女实实可怜。  
老爹爹这几日身体困倦，  
为日月他还得打鱼江边。 (齐板)

胡彦 儿呀，观见船头水浪乱滚，必是有鱼，我儿将船撑稳，待父撒他一网。

胡凤莲 是。

胡彦 (脱衣、撒网拉了三下) 儿呀！网内甚重，必有大鱼，我儿将船撑稳，待父用力拉来。(再用力拉网上舱) 我儿看过。

胡凤莲 (见鱼惊) 啊呀爹爹！那网内不象是鱼，好象是个小孩子。

胡彦 这水内那来的小孩子，待父看过。(看) 哈哈哈！

胡凤莲 爹爹发笑为何？

胡彦 此鱼人头鱼身，其名叫娃娃鱼，世所罕有之物，若是到大街市上，就能多卖几贯铜钱，你教为父怎得不喜，怎得不笑，噢！……（腰酸气喘）

胡凤莲 爹爹怎么样了？

胡彦 为父这几日身体不爽，方才打鱼，多费力气，因而有些难过。

胡凤莲 既然如此，爹爹就不必上街卖鱼去了。

胡彦 儿呀，为父若还不去，你我吃穿从何得来，还是去的好。

胡凤莲 还是不去的好。

胡彦 蠢才！前日不让父前去，昨日不让父前去，今日又不让父前去，难道等着饿死不成？

胡凤莲 爹爹……

胡彦 嗯！不必多言，看过鱼篮，快快搭了扶手。

胡凤莲 （搭扶手，送胡彦登岸）爹爹，你要早去早回。

胡彦 啊！儿呀！

（唱软二六）

我儿不必把心担，  
为父心中自了然。  
卖了鱼儿就回转，  
我不在外边多留恋。（留）（下）

胡凤莲 （唱）

老爹爹发白年纪迈，  
带病上街实可哀。  
将船儿撑在江心待，  
单等爹爹早回来。（哉）（下）

### 第三场 打 架

〔卢世宽带众小子家郎拉犬上。

卢世宽 走哇！

（唱摇板）

行步儿来在了龟山脚下，  
一河两岸好生涯；  
盐店当铺本钱大，  
京货铺内货物杂，  
古董行道有字画，  
画上画的女娃娃；  
摇摇摆摆笑哈哈、哈哈哈，  
忽听前边闹喧哗。  
不行走、且坐下，  
叫家郎前边去问他。（留）

〔胡彦提鱼篮上。

胡 彦 （唱摇板）

行步儿来在了龟山地面，  
手提着娃娃鱼叫卖铜钱。（载）  
卖鱼来，我卖的是怪鱼。

家 郎 老汉你喊叫什么？

胡 彦 我是卖鱼的。

家 郎 你卖的什么鱼？

- 胡彦 我卖的是怪鱼。
- 家郎 鱼就鱼吗，还有什么怪鱼？
- 胡彦 此鱼人头鱼身，名叫娃娃鱼，世所罕有之物，岂不是怪鱼！
- 家郎 （看鱼）果然不错。稟大爷，那边有一老汉，卖的什么怪鱼。
- 卢世宽 叫他过来。
- 家郎 老汉，我们大爷喊你。
- 胡彦 那个大爷呢？
- 家郎 湖广总督的儿子卢大爷。
- 胡彦 参见卢大爷。
- 卢世宽 罢了，罢了。老汉你喊什么？
- 胡彦 我老汉是卖鱼的。
- 卢世宽 你卖的什么鱼？
- 胡彦 我卖的是怪鱼。
- 卢世宽 鱼就是鱼，什么怪鱼？
- 胡彦 此鱼人头鱼身，名叫娃娃鱼，世所罕有之物，岂不是怪鱼！
- 卢世宽 娃娃鱼？
- 胡彦 娃娃鱼。
- 卢世宽 呈上来，大爷观看观看。
- 胡彦 是（以篮示卢世宽）
- 卢世宽 （取鱼看了一下）小子们，果然人头鱼身，是个娃娃鱼，好鱼！好鱼！
- 众家丁 好鱼，大爷就该买下。
- 卢世宽 对，买下。哎！老汉，你这条鱼要卖多少钱？

〔田玉川暗上，看这一边的事情。〕

胡彦 要卖三贯铜钱。

卢世宽 嗯！你这老汉这样大年纪，怎么不会讲话，你这个鱼长不过一尺，重不过三斤，就要三贯铜钱，就该送与大爷才对。

众家丁 是呀！就该送与大爷才对呀！

胡彦 啊哈大爷！你看我老汉打鱼之家，指鱼度日，若送与大爷，我老汉的吃穿该从何而来？

卢世宽 什么，你指打鱼吃穿？

胡彦 正是。

卢世宽 既然如此，我就与你三百文铜钱。

胡彦 三百文铜钱太少，我便不卖。

卢世宽 怎样不卖？

胡彦 不卖。

卢世宽 嗯！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胡彦 呃，鱼是我打的，不卖还是不卖。

家郎 这一老儿，你好不识时务，我家大爷乃是少年任性，他若动怒，你如何惹他得下！不如暂且将就应充，下次上得街来，我们帮你多卖几个。

众家丁 老汉，卖了吧！

胡彦 （长叹了一声）好！我就卖与大爷。

卢世宽 怎么你卖了？

胡彦 卖了。

卢世宽 哎！老汉，你看我大爷今天闲游龟山，未曾带钱，改日你到帅府来领。

胡彦 哎！你看我家中米面全无，我老汉卖鱼是不欠帐

的。

卢世宽 怎么你不欠帐?

胡 彦 不欠帐。

卢世宽 混帐! 大爷今天买你这条烂鱼, 你说了多少罗嗦话, 你与我滚! (摔鱼)

胡 彦 (去抢鱼, 家丁叫狗去咬, 犬把鱼咬住, 胡彦去抢鱼, 犬将胡彦手咬烂) 你们放出恶犬, 咬烂我的双手, 你们站在旁边取笑, 真是六畜一般!

家 郎  
众家丁 你还敢骂大爷。大爷, 他骂呢!

卢世宽 什么骂哩? 这还了得! 小子们! 重打四十皮鞭!  
〔众家丁打胡彦, 正打间, 田玉川挡住。

田玉川 哎! 你们好生无理, 买去民鱼, 不给铜钱, 纵犬伤人, 又来拷打, 真是岂有此理!

众家丁 哎, 禁大爷, 打不成了。

卢世宽 怎么打不成了?

众家丁 来了。

卢世宽 谁来了?

家 郎 一个小伙子来了。

卢世宽 待大爷看过。哎! 大爷打这一老汉, 莫非你心中不服?

田玉川 你少爷心中有些不服!

卢世宽 哎! 世上怎么还有一个少爷?

众家丁 问个明白。

卢世宽 对, 要问呢。这一狂生, 口出大言, 你是谁家的儿子?

田玉川 江夏县之子田玉川。

卢世宽 哈哈，怪道！怪道！草蛇吞起象来了。

(唱二六)

骂声狂生好大胆，  
少爷面前敢多言。  
我的父总督官爵显，  
难道说不如你七品官。

田玉川 (唱)

我与你讲的是情理，  
谁与你比的大小官。  
大小官，大小官，  
官大无理招祸端。

卢世宽 (唱)

虽然不比大小官，  
总督知县不一般。  
你大爷虽把王法犯，  
娃娃你不敢送当官。

田玉川 (唱)

王子若把律条犯，  
与庶民百姓都一般。  
纵犬伤人理有欠，  
拷打鱼夫太横蛮！

卢世宽 (转浪头)

大爷威风谁敢管，  
打死他与你屁相干。

田玉川 (唱)

见死不救非好汉，  
以官欺人理不端。

卢世宽 (唱)

口出大言你真大胆，  
竟敢虎口把牙扳。

田玉川 (唱)

今日你把王法犯，  
难道律条不斩官！

卢世宽 (唱)

你大爷今日把法犯，  
你大睁两眼把我观。 (裁)

不用管，你滚蛋！

田玉川 不合情理，令人可恨！

卢世宽 你手之舞之，莫非还敢打我大爷不成？

田玉川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卢世宽 量你不敢！

田玉川 你料不就！

卢世宽 量你不敢！ (起浪头)

(唱带板)

骂声狂生好大胆，  
井内蛤蟆翻了天。  
吩咐小子放虎犬。

[众家丁放犬，犬去咬田玉川，田玉川将犬一脚踏住。]

田玉川 (唱)

一脚踢犬面朝天。 (裁) (将犬踢死)